



塔罗牌的冒险游戏 6
骑士的誓约



李榕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骑士的誓约

塔罗牌的冒险游戏 6

李榕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© 李 榕 20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塔罗牌的冒险游戏. 6, 骑士的誓约 / 李榕著. —
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2.5
ISBN 978-7-5313-3900-7

I. ①塔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1377号

塔罗牌的冒险游戏6·骑士的誓约

责任编辑 常 晶 赵亚丹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装帧设计 冯晓驰

幅面尺寸 168mm×235mm

字 数 257千字

印 张 15.75
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东北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3900-7

定价: 20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3888115



主要人物表

姿 落——七岁至十五岁，本书主人公。

若 耶——十九岁，小阿卡那四王之一。

扑——十八岁，皇帝。

光——十七岁，教皇。

天激作——二十岁，钱币骑士。

玄媚儿——十八岁，大祭师。

羽 毛——三十四岁，宝剑随从，姿落的魔法老师。

黑 泽——十六岁，狮子座，生辰石黑曜石。

焱之零——二十一岁，射手座，生辰石千晶石。

无尾研——十二岁，白羊座，生辰石紫水晶。

洋 乐——十一岁，摩羯座，生辰石琥珀石。

心 尘——十四岁，金牛座，生辰石虎睛石。

《塔罗牌的冒险游戏5·女王的宣战》故事回放

姿落与第模扣在逃亡中遭遇到有史以来最强的杀手——拥有黑曜石力量的么爱，第模扣以令人乍舌的法力打败了对方。

姿落在魔法学校遇到三位来自神秘十二星座的美少年，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她处境尴尬。

在姿落陷入危险时第模扣终于离开，天激作的灵魂用第模扣的身体回到姿落身边继续守护她。

冥王应女王的宣战书向阿卡那发出宣战，他派出强大的四名招魂使。阿卡那与冥王的战争艰苦残忍，伤亡惨重，在吸血鬼与机器人的帮助下姿落与冥王的招魂使决一死战，在生死关头化身冥王的第模扣用灵魂封印了冥王宣告战争结束。

目 录

001 [第一章 真正的天才]

明知道不可能是他，她还是轻轻吐出：“若耶……”

……许久没有呼唤这个名字，一念出这两个字，心就止不住颤抖着，眼眶也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011 [第二章 得失之间]

一道微光闪过，她的手里已经托住了那块粉色桃形水晶，它只有拳头大小，但分量不轻，它居然是滚烫的，像一颗火热的心。

021 [第三章 天大的意外]

“我要让这个女孩恢复原样。”光声音平和地说。从来没听到过光用这样的语气，这样的声调说话。

031 [第四章 来自教皇的忧虑]

侍女抱着花似乎也很兴奋，她多嘴地介绍：“这种花叫做‘彼岸’，它的种子只能扎根在危崖，整整十年才会开花，非常珍贵！一旦开放就会不停地开到生命最后一刻。它的香气可以提神，但果实有毒，吃下去会让人吐露真言……只是听说，呵呵，谁也没有尝试过，因为果子非常苦涩，无法下咽。”

043 [第五章 不败的狮子座]

……他长长的手臂猛地向两旁一拉，金属般的声音恍如不真实的幻听：“星云——爆裂！”

突然！黑曜石粉尘在空中彼此激烈碰撞发出巨大的爆炸声响，在纷纷扬扬不断下坠的黑色尘埃中，无力还击的姿落满身是血轰然倒下。

055 [第六章 生命不过是个意外]

黑泽走上前去，他的手一挥，利刃全部飞散不见。当血要冲出的刹那，他的手迅速将血压转回去，将她的伤口包扎停当……

065 [第七章 生死对决]

“你这个冒牌货！”扑对她怒吼着，他对着她猝不及防伸手，似乎要立即贯穿她的心脏，来势凶猛，他那双拨动琴弦的手指凶狠地抓来，似乎随时要掏出她的心。

075 [第八章 活下去]

所有的不快全部结束，全都结束了，再也没有忧伤，再也不会失去，最终都会获得幸福……

087 [第九章 你应该记得我]

一束刺眼的光照在她脸上，姿落赶紧用手挡住强光，她从手指缝间模糊看到一个人影从一架机器人上走下，他在高大的机器人身上如履平地，轻松跳跃着，他是谁？

097 [第十章 紫金的继承人]

“等等！”紫金冷冷地说，他直起身体，声音像是骤然结满了冰，“你不知道她是什么人，居然敢用这种语气说话！她就是未来的小阿卡那之王，我的继承人！”

107 [第十一章 海底大战]

……在不断滚动的海底深处，一具黑曜石制成的棺材半陷入海底陆地中，它不知在海底存放了多少年，露出的部分居然没有覆盖海藻和贝类。

115 [第十二章 救人者反被困]

……姿落突然使出浑身力气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，黑泽的脸被打得扭向了一边，大家都愣住了，全部不知所措。

125 [第十三章 失去愤怒的人生很悲哀]

无尾研的声音很低很低，她的耳朵出现了耳鸣，不清楚他在说什么，他离她更近了，他冰冷的手捧起她的头，他的眼睛轻轻闭上，嘴唇碰到了她的嘴……

135 [第十四章 最不想见的人总会出现]

……通常它们栖居在密林深处，可一旦听到呼救声就会不顾一切地出现施以援手，不管对方是敌是友，是人还是兽。

145 [第十五章 吸血鬼重现]

“这是什么？”黑泽上前用脚踢了踢姿落的屁股。

姿落气得眼冒金星，真恨自己反应迟钝，如果早知道这么快会见到他，就该喝点改变模样的药水。

155 [第十六章 幽狼的借刀杀人]

……紫金身上的血不停喷射着，他却努力离她越来越近，他的爪子有力地伸向她了。

163 [第十七章 谁是笑到最后的那个]

……黑泽得意地将五块噬魂石抓在手中，他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笑容：“阁下，现在您可以交出射手座了吧？否则，我就将噬魂石全部毁灭！”

173 [第十八章 别说再见，若耶]

他的手缓缓掰开她，那么温柔，又那么决绝！他无奈地微笑着，笑容那样凄凉，他说：“姿落，再见！”

183 [第十九章 逃离星宿]

一个黑影出现在楼梯尽头，他的身影透露着阴郁，乍一见姿落还以为是若耶，不由得停下脚步脸上泛起悲喜交加的神色，对方的嘴角牵动起一丝嘲笑，这丝笑容暴露了他的身份，他不是若耶，而是黑泽。

193 [第二十章 圣杯再度归来]

她再度高高举起，这一次她是那么有力，她向大家证明，阿卡那的圣杯再度归来！

205 [第二十一章 姿落，生日快乐]

“还记得吗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”扑微笑着，“生日快乐，姿落！”

215 [第二十二章 你就是射手座]

……“焱之零！我一直奇怪你是靠什么力量进入无主之城，从琥珀金的机器人眼皮底下带走了那个女人，我起初以为教皇阁下准备让你去送死，看到你平安归来我就在想，也许你并不是钱币骑士那么简单！”

225 [第二十三章 一起说真话吧]

当姿落被海蛛困住时，她所看到冒险回来救她的“无尾研”，真的是色泽变化的。

237 [第二十四章 骑士的誓言]

有谁说过，失去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得到？

长大，就是失去童年，美好的纯真渐行渐远，就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包括自己。

第一章 真正的天对

……明知道不可能是他，她还是轻轻吐出：「若耶……」

许久没有呼唤这个名字，一念出这两个字，心就止不住颤抖着，

眼眶也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街道还真是荒凉啊，走了五百米都不见一个人。

他们不知走了多久，前方才逐渐有了点人烟，转过街道时才见到一家店铺。

天激作顿时眼睛一亮：“馒头！”他激动不已，上前对老板说，“来十个！”

十个？姿落大吃一惊，顿时毛骨悚然：“你饿了吗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这些低贱的食物？”天激作傲然说着，同时掏钱。

老板十分为难：“十个啊？很对不起，只剩两个……”

姿落赶紧制止他掏钱的手：“我不吃馒头！我有魔尘就够了！”

天激作对她的拒绝置若罔闻，对老板说：“给我全包上！”

姿落急得脸通红，简直都要哭出来了：“别自作主张，我不吃！”

“当心我揍你！”天激作不由分说塞给她一个。看她嘴巴越瘪越厉害，他的声音好歹放低了些，“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你会死的。”

“我可以吃魔尘！”姿落伤心地说。真搞不懂他们，她爱吃东西的时候大家嫌她麻烦，现在她不爱吃东西了，又恶狠狠地逼着她吃。还让不让人活了？

“别废话，快吃快吃！”天激作的眼睛又瞪起来了。

姿落欲哭无泪，她现在回到了七岁。要知道，七岁之前她一直患有严重的厌食症，八岁开始她才对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馒头在她眼中看来简直比石头还硬。

“啊……吃的……”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姿落的裤脚，“好久……没有吃的了……”姿落冷不防被拉得一个踉跄。

地上一个年迈的乞丐正虚弱地盯着姿落手里的馒头，拼命咂吧着嘴，他满脸尘埃，手指甲又长又脏。

姿落赶紧将一个馒头递给他，对方一把夺过狂吞下去，他吞得太急，差点噎到了。姿落将水袋递给他，乞丐突然抓走她手里剩下的食物转身逃得飞快。

姿落忧心忡忡地看着乞丐的背影：“阿卡那也有乞丐吗？”

天激作沉闷地说：“原本没有，因为接连的战乱，农田荒芜，现在到处都能看见乞丐。”

突然下起雨来，雨水来得毫无征兆，冲刷着往日喧闹的街头，好不容易有了点生气的街头立刻变得凄凉起来。

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天激作手疾眼快将姿落一把拽到身边，几乎是同时一辆黑色马车与她擦身而过！狂风掠过，她的头发全数遮蔽了眼睛，车轮卷起的泥浆溅了他们一身，姿落个子小，身体的一侧被溅得都是泥！

姿落刚刚拨开眼前的头发想要看清状况，相反方向又是一辆马车紧跟着飞驰而来，再度将他们洗礼了一遍！这下姿落另外一侧也沾满了泥……

天激作大声诅咒着，想替她擦干净脸，反而越擦越花。姿落瞥见拉车的马的背影，顿时艳羡不已：“阿卡那的马长得真不同凡响！”

天激作咬牙切齿敲起她的头：“看看清楚，那是马？！拜托，那是独角兽！”

独角兽？传说中的神兽出现在街道上！姿落赶紧抻着脖子追看，可惜它们已经全然不见踪迹了。

“该死的家伙！”天激作看看两人的狼狈相，简直越想越气。他怒气冲冲，顺着车辙印记狂奔起来。

姿落莫名其妙，忙不迭跟上：“喂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雨越来越大了，天激作没命地狂奔着，倾盆大雨将他们两人身上的泥冲刷干净。不知追了有多久，姿落跟在后面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样子要多

狼狈就有多狼狈。

车辙印记则一直延伸到了兵器库。

兵器库的大门被重新修葺过，原先的出入口在战乱中被蜂拥而至的平民毁坏得七七八八了。新修的四根黑色立柱高大雄奇，高大的白色台阶向上延伸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台阶下面停着一辆“马”车，车旁空无一人。

姿落好奇地打量着，拉车的四匹“马”头顶都有着褐色长角，淋湿的毛泛出奇异的银白色光泽，的确是图画书上见过的独角兽，甚至比书上的更漂亮圣洁。

被尊为神兽的它们居然在拉车，谁会做这么过分的事？

姿落小心地走到独角兽跟前，天激作提醒道：“别靠得太近，它们是神兽，个性高傲，当心它攻击你。”

她屏住呼吸，真是太美了！它们有一对向两侧收起的宽大翅膀，飞起来的速度一定很快！

独角兽不经意地抬眼看了看她，并非像天激作所说的那么不好接近，它的眼神里包含着温柔和宽容，细看上去它的眼珠竟然是金色的，就像浓稠的黄油。姿落忍不住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它的毛发，真温暖啊！它的毛看起来柔顺，其实很坚硬呢。

“真美！”姿落由衷感叹一声，独角兽的喉咙里发出微微的哼哼声，像是低音琴的试奏，又仿佛羞涩的谦让。

天激作发现车上早就没有人了，估计主人已经进了兵器库，他不停催促着姿落，她只好快快不乐地离开。

他们二人来到巨大的黑色穿梭机前，银色铠甲的守卫面无表情地拦住了他们，眼皮低垂，态度不卑不亢：“骑士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请早。”

“哪里晚了？”天激作的坏脾气上来了，一梗脖子，“从来没听说过兵器库也有时限！”姿落也记得兵器库随时对骑士开放。

“抱歉，今天情况特殊，因为有贵客在里面，所以……”守卫很固执地坚决不放。

姿落正要问里面有什么贵客，天激作的手一扬已经将对方凝固了，姿落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，赶紧朝四周张望，幸亏旁边没有其他人，她低声

呵斥：“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?! 我们明天再来就行了嘛……”

天激作不由分说拽着她进入穿梭机：“岂有此理！兵器库对骑士向来二十四小时开放，从未以任何原因阻拦！”无端被溅一身泥浆，现在竟然被阻拦进入兵器库，他的忍耐到了底线，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，双拳紧握，时刻要发飙。

看他气冲冲的，姿落便不敢再多言语，生怕被他当出气筒暴吼一通。

穿梭机突然一黑，剧烈摇晃起来，姿落站立不稳，手死死抓住同伴的手，好歹这次他没甩开她的手。

姿落忽然想起了什么：“天激作，刚才过去的那辆马车好眼熟啊……像是在哪里见过……”

她的头顶又被狠狠敲了一下，即使是黑暗中他辨识她的头顶依然准确无误。

光线幽暗的走廊上，两个美丽的女孩在轻言细语地交谈着，一个金黄鬃发，一个是黑色发辫，全都身穿又宽又大的黑色斗篷，斗篷上绣满大大小小的星星，这就是所谓贵客？

女孩们看到他们面露惊奇却没有说话，停下交谈，像是看怪物一样打量着他们，她们虽美丽却态度冰冷。

也只有她们才配得上那血统尊贵的独角兽吧？

“我们赶紧进去吧……”姿落悄悄一拉天激作，天激作也不回答，他目空一切、昂首阔步拉着姿落昂然进入。

兵器库的环形过道幽深无尽头，过道两旁放满了安置兵器的高大玻璃柜。夜晚的兵器库散发出一股说不出的阴森气息。

“嘿！”一把银晃晃的长枪突然主动冲着天激作打起了招呼，将两人吓得同时跳起来，“骑士！我，能贯穿最坚固的铠甲，不选我绝对后悔！别再犹豫！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……”

天激作压根儿没考虑过使用长枪，他目不斜视地大步向前，长枪提高了声调在他身后吱哇乱叫。

“啱”的一声，姿落吓得赶紧回过头，发现一把剑从基座上掉下来使劲

敲击着玻璃，声嘶力竭地叫喊：“让我跟你走，让我跟你走！”

“它们这是怎么了？”姿落不安地回头，“看上去都像中了邪，我们改天再来吧。”

法器们像疯了一般拼老命对着天激作推销自己，热情得要命，他们如同进了集贸市场，被一片喧哗声包围。

天激作猛地停下脚步，眯起眼来盯着一具玻璃柜，语气中立刻充满了深情，“真美！”

天激作少有这样温柔的语气，姿落赶紧凑过去，定睛一看就泄了气，他看中的居然是一副黑沉沉的锁链，既无美感又很笨拙，天激作选择的法器无一例外都是锁链。

她深深叹了口气：“老大，你的趣味能不能再高雅点？”她随手一指，“弓箭啊，宝剑啊，魔杖啊，都行！对了……那边还有乐器，笛子，箫，竖琴，都挺好……”她每推荐一样，手指的兵器就在玻璃柜里进行着自我展示，或是表露自己的强悍结实，或是表露自己的灵巧，那情形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。

她话音未落，天激作已经触摸了玻璃柜，一个阴森森的声音随即响起：“有眼光！有见地！骑士，承蒙你看得起，强劲有力的我将永远效忠于你！”

天激作熟练地将锁链收进臂弯，还不忘教训姿落：“你懂什么，锁链是最实用的法器，能攻能守，这才是真正专业人士的选择。”

姿落叹口气：“‘第模扣’大人，我提醒您，作为魔杖骑士您是不是要准备根魔杖才行呢？”

在冥王之战中天激作的魔杖被毁掉了。

一直口口声声自称第模扣的家伙皱起眉头斜眼打量旁边一根根魔杖，被点名的魔杖们欢呼雀跃起来，但天激作的头摇过来摇过去，姿落忍不住说：“你吃错药了？再摇，头可就掉下来了。”

天激作居然幽幽说了句：“作为魔杖骑士的我已经厌倦了魔杖……”姿落简直被他的假惺惺气晕了。

好在各式各样熠熠生辉的水晶球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姿落将脸凑近玻璃

柜：“原来水晶球都有这么多，到底哪一种最好呢？”

一个金属般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：“那个桃形的最适合……”

这个声音出现得太意外了，将她的魂差点吓飞，之前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近旁有人在，估计在他们来之前对方已经进入了兵器库的深处。

姿落猛转过头，一时间像是被石化了一样，惊呆了。

眼前站着一个人身披宽大黑斗篷的少年，斗篷上绣着十几颗闪烁的星辰。少年双手藏在斗篷里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

他……

姿落被镇住了，一时间忘记了呼吸。

时光似乎倒流，空气中传来雷般轰鸣。明知道不可能是他，她还是轻轻吐出：“若耶……”

许久没有呼唤这个名字，一念出这两个字，心就止不住颤抖着，眼眶也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若耶，一定是梦，只有梦里才可能见到你啊！

天激作闻声吃惊地回身，立即浮现出满脸敌意，对方实在是和若耶太像了！唯一的不同是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冷冰冰的气息，有股让人无法接近的傲慢将他完全笼罩。

对方扬起的嘴角发出一个蔑视的笑：“阁下认错人了。”他的声音充满着养尊处优的疲倦感，说完他就与她擦身而过。

姿落呆若木鸡，半晌动弹不得……不是做梦？

当那少年经过天激作身边时，天激作不怀好意地说：“你就是那个所谓的贵宾吧？”泥浆、被挡在兵器库外，肯定都因为这家伙的缘故。

少年对他不予理睬，脚步毫不迟疑，继续前行。他的傲慢将天激作气得脸色大变。

“白痴！”天激作的锁链应声启动，发出类似蛇的声音突袭对方，对方毫无感觉地向外走着，锁链蛇一样盘旋在他的头顶，充满了杀气，立刻就要冲击而下。

姿落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天激作！”她惊慌不已，“住手，你会伤了他！”

天激作闻声立即将锁链收起，只在刹那间，那人头也不回手一抓，还

没等他们看清楚，什么光闪了一下，锁链“啪”的一声断成了好几截。

这不可能！

姿落惊讶地瞪着地上断掉的锁链，坚硬锁链生生断成一截一截。她很清楚这里可不是小阿卡那的黑市，而是大阿卡那的兵器库！这副货真价实、具备极高魔法的法器，被那个人像对付破铜烂铁一样瞬间毁坏！

天激作惊讶得半天没说话，一脸撞上鬼的表情。

少年难得地停下了脚步，背对他们冷笑一声：“没眼光的家伙，这么多法器居然挑出这么个烂玩意儿，下次可要选仔细了。”

他轻蔑的语气彻底激怒了钱币骑士，天激作的钱币立即出手，黑色钱币如飞蝗一样朝对方急速发射。

姿落不知怎么才能制止这一切，天激作失去判断力后就像个定时炸弹，她惊恐地喊道：“白痴，别伤了人！快住手！”

钱币如急雨喷薄而出，却眨眼间全数掉落在地！坠地时发出一片嘈杂的金属声，姿落惊讶得下巴差点掉了，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？天激作的钱币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，发出沉沉的蓝黑色，在这个少年面前居然也变成破铜烂铁？

外面等候的那两个美丽女孩闻声而入，一见眼前的状况大喊一声：“主人！”她们纷纷抽出明晃晃的腰刀，面露杀气。

少年却疲惫地一挥手：“没事，他还算不上对手，走！”

这句话里的侮辱成分太重了，天激作不顾一切地怒吼着纵身向前，大有同归于尽的气势。姿落慌忙伸手拦阻他，却连他的一根头发都没捞到，他动作实在太快了，鬼影子一样尾随着对方。

尽管天激作的动作快捷灵便，对方轻轻回身，似乎漫不经心间，漫天黑色的尘埃顿起，空气里一股可怕的冲击力迎面袭来，将他们快速笼罩。

“黑曜石！”姿落一吸顿感大不妙，她屏住呼吸急忙伸手，心中呼唤道，我的法力啊，拜托现在发挥点作用吧！她猛地一“抓”，将黑曜石的粉尘悉数抓到手心，在它们还未充分发挥魔力之前要将它们全部化解掉。还没等她松口气，一道剑光刺得她睁不开眼来，寒风顿起，剑离她的喉咙只有一毫米距离！再近点她就会断气而亡。